

(1985 年~1995 年)

贵州优秀剧作选

○贵州省文化厅 编



(1985 年~1995 年)

贵州优秀剧作选

○贵州省文化厅 编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谭良洲

封面设计○王 剑

贵州优秀剧作选

(1985 年~1995 年)

贵州省文化厅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海鸿彩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8 印张 41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7-5412-0773-X/I·251 定价:21.00 元



水西遗恨 （贵州省京剧团、毕节地区京剧团联合演出）

二月天 （贵州省艺专戏剧系 87 级表演班演出）



母亲河
(贵州省话剧团演出)



月正圆 (贵州省黔剧团演出)



红星与十字架（黔东南州话剧团、贵州省话剧团联合演出）



乌卡（贵州省黔剧团演出）



故乡人（贵州安顺地区花灯剧团演出）



范仲淹
（贵阳市京剧团演出）

序

雨 煤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 10 个剧本,是从 1985 年~1995 年“第二届贵州戏剧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选出来的。由于受经费的制约,历时 11 年才评一次奖,这本身就反映出贵州戏剧的艰难处境。在编选作品时,又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少获奖的优秀之作,常常是放上去又拿下来,拿下来又放上去,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未能如愿载入,实属无奈。

由此我想到在全国首届京剧艺术节时,我省《水西遗恨》被选中,进入全国 10 强到天津演出,荣获“程长庚奖”。本想从天津到北京演出一二场,向首都专家、观众作汇报演出,扩大影响,宣传贵州民族戏剧。但就因缺少 2 万元经费而作罢,至今想起来还十分遗憾。类似这样的遗憾还很多,有时它确实影响了能量的进一步释放。

但是,贵州戏剧创作队伍是一支能吃苦,能拼搏,为贵州戏剧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队伍。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它继承、发展了 60 年代的优良传统和突出成就,使之在历史变革的新时期担当了吹鼓手。出现了《典型人家》、《故乡人》、《二月天》等佳作。先后应邀进京演出和在文化部等单位举办的全国性戏剧活动中,榜上有名的还有《乌江云·巴山雨》、《月正圆》、《范仲淹》、《母亲河》、《小桥流水》等。它们为贵州争得了荣誉。提高了演出团的知名度,推出了优秀表演人才和其他艺术人才。同时,培养和涌现了一批新时期以来成绩卓著的剧作家,如龙方、王玉琳、陈泽恺、罗迎贤、周世雄、张西铭、张顺永、陈明远等。

新时期贵州戏剧的创作势头曾引起京城和一些省份的瞩目,

北京先后有几批专家来边远的贵州调研,并在报刊上作过介绍和研究它的地域性特色。

80年代后期,戏剧形势逐渐步入低谷,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戏剧危机”,贵州亦不例外。但粗略统计,此一时期全省在县以上刊物发表和地区以上剧团演出过的大小剧目仍有570余个。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國剧协举办的各类戏剧评奖,如“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孔雀奖”、“群星奖”等,贵州均拿过奖牌。在少数民族戏剧评奖(孔雀奖)中,贵州更是成绩斐然,曾连续两届获金奖并于1993年第三届评奖荣获双金奖而令全国戏剧界为之刮目,认为贵州民族戏剧创作“突飞猛进,成绩卓著”,“光彩赫赫,其成就在全国各省市中列于前茅”。《小桥流水》晋京演出时,专家称赞它“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语言生动且性格化,艺术形象栩栩如生,是当前不可多得的好剧目”,并将它与当时著名的话剧《黑色的石头》并列为“一南一北,一工一农的优秀话剧”。《故乡人》在首都演出中,多家传媒赞誉它“以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神奇瑰丽的艺术形象,在首都舞台上刮起了一股来自贵州高原的‘西南风’”。1995年西南话剧节,我省的《母亲河》荣获唯一的一个最佳编剧奖。在北京演出时,专家称赞它“是写实的,又是浪漫的,是一首诗”。“可以达到《莫斯科之恋》和《广岛之恋》的深度”。

通过上举数例,可以看出尽管经济不景气,戏剧危机四伏,但贵州的戏剧创作并未因此而停步不前,反之,迎着困难,艰苦奋进,新人新作仍在剧苑中不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终于硕果满枝。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实。

应该说,新时期以来,我省历届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对戏剧创作均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支持。在创作思想、方向、方针上贯彻党的文艺路线,又使作者有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在经费拮据的文化“大盘子”中,尽力支持,保证创作急需,使其能在艰难中运转。其次,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又是全省戏剧作者艰苦努力的结果,

没有他们,便没有上面提到的 500 余个剧本;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贵州优秀剧作选》(1985—199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贵州的剧作者,绝大多数是业余作者,他们凭着一种对戏剧的热爱,十几年,几十年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地埋头创作,艰辛远远大于欢乐,所得远远低于付出,但他们仍在为贵州戏剧事业勤耕不已。再,谈到今日贵州戏剧的成就,不能不提到长期以来从事组织、辅导全省戏剧创作的贵州省文化厅创作室(即今天的贵州省戏剧创作中心)。人们该还记得新时期之始,创作室刚一恢复,便立即着手在被“四人帮”摧毁的废墟上重新组织创作队伍,迄今 20 年,从未懈怠。经创作室发现、培养的作者,不断写出新作、力作,为贵州戏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不少人在文坛、剧坛或在政坛上也已功成名就,而创作室(中心)诸君却仍背负着振兴、发展贵州戏剧文学的重任在艰难曲折的漫漫长路上艰苦跋涉。特别是近 10 年来,创作环境并无改善,相反,创作经费逐年减少,人员奇缺,而创作室又离开可以依托的文化厅而独立为“戏剧创作中心”,其难可想,其苦可知!但十多年来,他们在改革风暴,商海大潮中始终稳稳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扬传统、艰苦奋斗、甘当老黄牛,把全省有志于创作然而水平又是如此参差不齐的剧作者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通过无数次下基层,举办各种培训班、改稿班,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作者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将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无私地奉献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我省十余年来的众多获奖作品,绝大部分凝聚着他们的心血,有的甚至就是他们的心血所铸成。然而在这些作品中,没有一件署有他们的名字,以至于在第三届“孔雀奖”评奖中,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的领导著文,由衷地赞誉“贵州对少数民族作者的关心和培养开全国风气之先”。著名戏剧理论家曲六乙在《剧本》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贵州有个憨包》的文章,赞扬创作室的几位剧作家:“他们愿意默默地工作,就像养蜂人那样,却不顾及他们自己。”

他们乐于看到这些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作品得奖，像贵州茅台酒一样香飘全国，而自己却甘愿藏在茅台酒商标的背后。这大约就是‘憋包’的本色！”我想，今日贵州戏剧的成就，与省文化厅创作室（戏剧创作中心）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戏剧创作坚定分子的无私奉献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各地区戏剧创作部门的同志们也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就组织、辅导的成绩而言，这些同志与所有剧作者一样，功不可没！同时，各剧团的同志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贵州戏剧事业作出了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贵州戏剧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我们的弱点是底气不足，受经济制约使本来就不厚实的基础越发脆弱。有时就像蒸馒头一样，就差那么一口气，就缺那么一把柴，于是达不到佳境。当务之急是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戏剧艺术是综合艺术，基础和整体缺一不可，真正的繁荣仅靠一度创作还不够，还需二度创作的实力，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了。

就剧作而言，我们还有诸多不足，尚需冒出尖子人才和尖子作品。在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贵州剧作者应奋力苦干，争取拿出更多的振聋发聩之作献给人民！

1998 年 2 月 16 日

目 录

序----- 雨 煤(1)

二月天(六场话剧)

----- 龙 方(1)

故乡人(地方民族歌剧)

----- 罗迎贤(73)

乌 卡(六场话剧)

----- 潘茂金(水族) 覃 烺(布依族)(122)

官女婿(七场侗戏)

----- 梁维安(侗族)(186)

母亲河(七场话剧)

----- 海 人(246)

范仲淹(京 剧)

----- 陈泽恺(315)

月正圆(六场黔剧)

----- 王玉琳(351)

水西遗恨(六场京剧)

----- 陈明远 申镇声 孙奎平(396)

红星与十字架(七场话剧)

----- 袁本文 董 渝(428)

小桥流水(三幕话剧)

----- 张西铭(479)

·六场话剧·

二 月 天

龙 方

人 物

白 花——女, 21 岁。 当 旺——男, 40 岁, 村长。
土改哥——30 岁。 芭 蕉——19 岁, 阿金的妹妹。
阿 令——男, 20 岁。 米嘎伯——55 岁, 阿金的父亲。
阿 金——男, 24 岁。 都 瓦——男, 19 岁。
阿 秀——18 岁, 乜巴的女儿。
乜 巴——50 岁, 白花的婆婆。
龙灯队、狮子队、傩戏队、歌舞队及男女群众。

第 一 场

〔黔西南山区。

〔80 年代初。早春二月。几阵春风吹过, 春草虽然萌动了, 可山顶上还不时流泻下料峭的寒气。

〔古老的金山寨, 吊脚楼依山构筑, 石梯路从山下通向山上。古老的大榕树葱郁浓密、盘根错节。榕树下, 是山寨人传统的聚会之地。一根孤立的水泥电杆显示出这

里的近代文明。电杆上吊着灯泡，断了头的电线缠绕在电杆上。低矮而威严的寨神庙虎视眈眈地镇守着山寨。

〔在铜鼓、铙钹、唢呐欢快的奏鸣声中，大幕徐徐开启。拜年的龙灯队、狮子队、布依戏队由远而近进山来了。

〔当旺村长慌忙跑到大神树下。

当 旺 山下纳福寨的龙灯、狮子、布依戏队到我们金山寨拜年来喽！大家快来迎接！

〔首先跑来的是青年男女。老人和妇女们也陆续汇集拢来。欢笑之声四起。

〔年轻姑娘阿秀边走边打扮自己。壮实的青年小伙阿令一件套一件地不断往自己身上加衣服。

阿 秀 姑娘们！人家富寨给我们穷寨拜年来喽！一个二个的，快收拾漂亮点！（加紧打扮自己）

阿 令 阿秀，你已经够漂亮了，还在往脸上擦粉呀？

阿 秀 （不示弱）哪个赶得到你哟！一根葱的小伙，（拉着阿令数衣服的层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硬是有朝一日时运转，八件衣服重起穿，我们阿令在亮家当喽！

阿 令 （沮丧地）我有什么家当，三块石头支个锅，两个肩头扛张嘴，除了一身力气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故意穿给他们看一下，给我们穷寨争口气！你看人家芭蕉，穿得好体面呀！

、〔芭蕉扣着绣花衣服，兴冲冲地跑来。

芭 蕉 这是我妈的，逢年过节拿出来穿一回，体面不体面，就是这一件。

阿 秀 芭蕉，人家富寨专挑我们穷寨来拜年，是来启发我们的呀！

芭 蕉 拜年就拜年，什么启发？这不明摆着是欺负我们穷寨吗？（赌气脱下外面的绣花衣服，露出打着大补丁的土布衣

服)

阿 秀 (惊讶)芭蕉,你干什么?

芭 蕉 穷要穷得硬肘,饿要饿得新鲜。越是富寨,越不要对他们低三下四。

[锣鼓声又起,当旺忙着布置接待。

当 旺 韦三娘,把你家的大温壶提出来!

[内应声:“来喽!”

当 旺 岑大伯,把你家盘子借一个来装烟。

[内应声:“要得!”

当 旺 都瓦,你跟阿令端茶提酒去安顿客人。

[干瘦的小青年都瓦应声上。

当 旺 阿秀,你穿得周正点,你负责散烟。啊,记住,把烟盒扯开甩丢了,这是“劳动”牌,人家看到不好意思。一人先敬一支,没得多的。

[阿秀和芭蕉拆烟装在盘子里。

[锣鼓一声紧过一声。

当 旺 哎呀!不要敲了!敲得人毛焦火辣的。打发拜年队的红包喜钱咋个办?

阿 令 村长,你是一村之长,是全寨的父母官,这点红包钱你就“承包”了吧!

当 旺 我这个村长,倒数第一大的官。我哪里有钱?还是老规矩,大家凑吧!多了凑不起,凑个五块的小红包吧!

阿 令 凑就凑,这么大个金山寨还凑不起五块钱红包钱吗?凑!
[都瓦挨个凑钱后把钱交给当旺。

当 旺 (数钱)怎么?才两块八毛五,还差一大截呢!

[大家面面相觑。

[米嘎伯从山上走来。

都 瓦 米嘎伯,快来凑红包钱!

米嘎伯 慌什么？三天砍个牛打脚——慢工出细活……（摸身上）

阿 令 米嘎伯收头结大瓜，你要多出点！

米嘎伯 笑你一个话，我米嘎伯手散得很。接着！（给钱）

都 瓦 （不满地）五分？

米嘎伯 还嫌少呀？顶以前一个劳动日了。

都 瓦 阿令哥，大话是你说的，现在看你的了。

〔阿令翻遍衣服里里外外所有口袋，只找出一角钱。〕

都 瓦 （吃惊地）什么？你八件衣服十六个口袋，才装一角钱？

阿 令 （难为情）……就这么多。

〔锣鼓声一阵紧一阵。〕

当 旺 实在凑不起就将就吧，人家马上就进寨来了。（连忙包好红包）

〔紧锣密鼓声中，板凳龙像绣球似地滚进寨来。一队女龙蜿蜒翻飞，飞速地绕了几个圈子，随即摇头摆尾舞起来。狮子队紧接着几个跟头翻进寨。笑和尚抖开“恭喜发财”条幅。傩戏队戴着各式各样的鬼怪大头面具，迈着笨拙的步子跳起原始的神怪舞蹈。〕

〔在人们喝彩声中，舞蹈止住，灯头站在中间抱拳施礼。〕

灯 头 新春佳节，进山闹寨，风调雨顺，恭喜发财！一拜天地，二拜寨神，三拜寨老，四拜众寨邻！拜年，拜年！请寨老接条幅！（举起“恭喜发财”的条幅等人来接）

〔众人闪开一条路，乜巴走出来欲接条幅。〕

灯 头 （不解）请寨老！

当 旺 （忙作解释）我们没有寨老，乜巴就代替寨老。她辈份高，娘家有个堂房兄弟又在县里当领导，我们金山寨大事小事都要听她的。

〔灯头将条幅送给乜巴，乜巴转交给当旺。〕

乜 巴 我叫人进城去跟我娘家那堂兄弟说一声，叫他以后好好

表扬表扬你们。

灯 头 谢谢你老人家，年拜完了，我们下山！

当 旺 （慌忙送上小红包）大家辛苦了，金山寨日子紧巴，为不起人，这点小意思，请大家不要嫌弃……

灯 头 （慷慨地谢绝）你们金山寨日子还很难，红包喜钱一律免了，明年再来朝贺！（欲下）

芭 蕉 慢点！不收红包是嫌少，看不起我们金山寨！我看了你一趟龙，还你一趟龙。你不欠我，我不欠你，两抵消！来！〔芭蕉抢过龙头，后面的只得跟着舞起来。她越舞越欢，乌龙绞柱接前空翻，众人喝彩。见对方败下阵来，芭蕉猛然停住。

芭 蕉 哪年金山寨有钱了，到你们纳福寨去拜年，同样不收喜钱红包！

〔众人鼓掌。拜年队下。

〔当旺捧着小红纸包叹气。人们散去，几个人留下帮助收拾烟茶。

阿 令 芭蕉，你干得好，长了我们的志气！

芭 蕉 （不无骄傲地）哼！

阿 令 村长，我们金山寨为填饱肚皮等了三十年，要有钱花，不知还要等多少年？

当 旺 三贫三富不到老哩！那谁知道。

芭 蕉 听老辈人说，我们金山寨后面远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山里埋得有一种石头，可以炼出黄金。我问过地质队，说那是一种金矿石，找到了就可以发财。我一定要去找回来，全寨子马上就富起来了，再不会受今天这样的气了。

当 旺 马要识途，人要知足。我们山寨人，有饭吃，有酒喝，堂屋头还有一屯箩，这就是福气喽！

阿 令 福气？你看，电灯早安上了，（拉开关）不亮，交不起电费